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

第三十九回 判冤情恩開大漢 救孤子雷擊凶徒

話說於氏賢人，天晚不見丁郎回來，叫丫鬢出去張望了幾回，蹤影不見。那天將至半夜，賢人親自到了門口東西張望，正是賢人惠念，忽見丁郎來到面前，賢人說：「畜生也不告訴我聲，竟自看燈去了。」言罷關門，到了房中燈亮之前，只見丁郎衣服上帶著血跡，賢人說：「畜生，你這血是哪裡來的？」小神童隨口應道：「看燈人多擠破鼻子了。」賢人把丁郎拉到面前仔細一看，只見他面如金紙，不住直喘，賢人心中犯疑說：「我的兒，莫非遇著什麼歹人嚇你來麼？」丁郎倒是年小收不住話，見他母親問他，他隨把殺年七幸而遇著一個大漢鬧得便回來的話說了一遍，賢人聽說嚇得面目更色，有心打他幾下，心中卻又不忍，說：「小畜生，你可坑死人了，這場禍事怎麼了的！你紮年七之時可曾言語來沒有？」丁郎說：「既是暗中行刺，豈肯言語，就是回來在路上也未曾說話。」賢人說：「你的刀子現在哪裡？」丁郎說：「我跑出大門就去在人空子裡了。」於氏聽說把頭點了兩點，說：「既然沒言語又沒兇器，量他也找不著你，從今以後只在家中唸書，不許出門，若要聽我就不和你過了。」言罷與他換衣服，各自安眠。從此關閉大門，打聽年七的消息不提。且說嚴府把屈大漢吊了一夜，次日稟明嚴嵩，嚴嵩大怒，叫聽事官送到有司衙門打問口供。且說這位有司姓海名瑞，曾坐過兵備道，因為忠直得罪權臣，降了個知縣，這日外堂放告，門上的上前稟道：「嚴府聽事官要見。」方才若是別的官府，就要下個請字，海老爺生性剛直，說：「叫他進來。」門上人將聽事官傳至堂前，朝上打恭說：「相府昨晚放燈，有個凶徒打碎龜山闖入府門，把年七爺用刀紮壞，性命難保，今將凶徒送來審問口供。」海瑞說：「尊駕請回，我明白了。」打發聽事官去了，把屈大漢帶到當堂跪倒，又把幌竿抬在堂上。

海老爺吩咐兩邊與屈大漢把繩鎖去了，開言問道：「你是什麼名字？因何持刀殺人？從實說來。」屈大漢往前爬了兩步說：「青天老爺，小人屈枉死了，昨晚看燈在鋪吃酒，忽見一塊黑雲往身上一撲，一時不省人事，並不知怎麼進的相府，到五更時醒轉過來，渾身疼痛，方知是身受捆綁在屋內，別的事情小人一概不知，望青天老爺救命。」海爺聽說心中暗想：嚴嵩主僕行奸，神知其惡，或者是神差鬼使擾亂他一番也是有的。海爺一來不怕勢力，且是久作惡的年七，遂認真追問了，往下問道：「那幌竿是作何用的？」知府差役回道：「這是凶徒的兇器。」海爺說：「你說他持刀紮傷年七，怎麼幌竿又是兇器了呢？快把刀子拿來我看。」差人說：「他的刀子不知撇在何處，小人們未曾找著。」海公微微笑道：「滿口胡說，既說他持刀殺人，又無兇器，況且那幌竿十分沉重，一人如何舉的起來，看來是酒後發狂打碎花燈是實，殺人的事是沒有的了，似你們誣人殺人，論來該打頓大板，且看閣下的分上饒你們去罷。」將嚴府的差人攆出，又把犯人寄監，然後照著酒醉鬧燈辦了。一路文書申報上司，事畢退堂，這且不提。

且說嚴府差人回去，把海爺的話向二管家孫旺說了。孫旺也就未曾理論，請名醫與年七調理刀傷，不多幾日復原如初，遲了幾天刑部批回海爺的文來，把屈大漢發往湖廣武昌府充徒，海老爺點了差役，屈大漢起解而去。

且說年七有個老婆懷孕十月難以生產，把收生丁郎的李姥姥請來，手到落草養了個兒子，狗奴滿心歡喜，賞了李婆二兩銀子，問起他的住處。李婆說：「住在草帽衚衕。」年七聽說，忽然想起當年之事，說：「你街上有個高仲舉可知道麼？」李婆一時口快，把月英當初囑咐的話竟自忘了，遂順口答道：「七爺問的是那高秀才麼，我才知道他家自從高仲舉去後，他娘子生了個兒子，今年算來已九歲了，只因燈節看燈，半夜才回家去，他母親怕他在外惹禍，如今關在家裡不許出門，這個大娘家教好嚴著哩。」言罷轉身而去。年七聽了李婆之言，心中暗暗的想道：燈節那夜用刀子紮我的影綽綽像個孩子，方才收生婆說的這話有些對景，想必就是這個冤家也未可知，我如今若不將他害了，定有後患。凶奴起了這個念頭，他遂把囚犯官司投在他手下使用的一個飛賊，名叫曹慶的，要他到半夜之時上高仲舉家去把於氏母子一齊殺死，回來再賞他兩個元寶。凶徒滿口應承，等到半夜暗去行事不表。

再說濟小塘在濟南濟貧已完，過了燈節與韓慶雲、徽承光、一枝梅商議著往北京而來，講話之間小塘忽然往西北一看，嚇一大驚說：「列位，高仲舉的兒子今晚有難，待我先去救他，你們隨後進京在平府衚衕朱家店裡取齊吧。」言罷將袍袖一抖騰空而起，黃昏之時早到北京，站在雲端之中，往草帽衚衕中觀瞧。那天約有二更時分，只見仲舉家牆外一人飛身上房，其勢兇猛。濟仙一見知是行刺之人，掐指一算此人罪惡多端，應遭雷擊。濟仙不怠慢，忙把雷部請來將曹慶提在半空之中。凶徒被捉，一陣眼黑，把手中的鋼刀撇落在地，只聽著一聲雷響，把凶徒劈死，撇在皇城以下。於氏和丁郎睡不多時，先聽見院中刀響，正然害怕，又聽見一個霹靂從房簷上過去，震的滿屋裡落土，母子二人只嚇的一夜沒有合眼。等到日出三竿，賢人起來將房門一開，見院子裡放著明光的一把鋼刀，嚇的面目更色，心裡不定，忙叫丫鬢拾起藏在炕洞之內，左思右想不知來歷。丫鬢上門前去買豆腐，聽見街上人說皇城下劈死一人，進來告訴於氏，於氏聽說這話，又一想夜間的事情甚是耽驚。這且不提。

且說年七到吃飯時不見曹慶回來，正然著急。忽有一個小廝跑到街前說：「七爺，咱家曹管事的今夜被雷劈死在西皇城下，滿街上都嚷起了。」惡奴聽了驚疑不止，還想著是曹慶該死，改日另差人去行刺。這且不提。

再說小塘晚上救了丁郎，在朱家店中住下，清早起來要去救那丁郎，遂化了一個暫目年老先生，手拿明杖往草帽衚衕而來。到了高家門口，打著卦板來回走了兩遍，賢人聽在耳內，向丫鬢言道：「昨晚那件事情使人放心不下，外面有個算命的先生，你去將他叫來看看咱的日後如何，叫他指咱一條明路。」丫鬢聽說，不多時把小塘領在院中天井裡坐下，復又將門關上。於氏同丁郎坐在房內，先把仲舉的八字說與小塘，小塘故意的算了又算說：「這個八字傷官太重，不但父母早喪，妻子也不能相守。觀今的運氣卻倒旺了，雖在外邊，有貴人扶持，又有美妻還主，雙生貴子，自此以後破鏡重圓，夫婦偕老。此命算完，不知還算不算？」於氏見他說的有些相合，又把丁郎的生辰說出，求他占算。小塘遲了一會說：「這個命可倒不錯，我算他聰明伶俐，將來名登金榜。但只一件，他一出胎胞就不能見他父親，正月的時節瞞著母親出去看燈，暗用鋼刀刺人，幸而得脫羅網。有一個陰人走了風聲，仇人一心想要害你母子，昨日晚上就有凶徒進院，幸遇神人相救，將凶徒打雷劈死，把一把鋼刀掉在你這院中，你心中害怕，叫丫鬢埋在炕洞之內。可不知是與不是？」賢人听罷毛骨悚然說：「先生真是神算，但不知目下吉凶如何，還求先生指教。」小塘說：「我已算定，休要怪我直言，兇煞已入命官，這個小命只怕有些難保。」於氏聽見這話更加驚慌，說：「先生你再占算占算，看還有個救星沒有？」小塘說：「若要救他卻也不難，只得上高飛前去尋他的父親，方可以離了此難，他命中注定該有兩個母親，這一去骨肉相逢，破鏡重圓，一舉成名，報冤雪恨。」

於氏聽見這話，兩眼流淚，閉口無言。小神童跳將起來說：「母親，已往之事先生算的一字不差，未來的事情必定也錯不了，既然叫這先生費心指了明路，母親怎麼難為起來了。」

賢人說：「我的兒，你如此年小，又不知你父在何處，可往哪裡去找？總然知道他的坐落，我就放心叫你去麼？」丁郎聞言滿恨含淚說：「母親難捨孩兒，孩兒豈能捨的母親，如今大難臨頭，也說不的了。若愁不知我父的下落，還求先生指教有何不可。」小塘聽見說：「好一位聰明相公，我已算定你父今在西南。」於氏說：「西南路徑極多，知是從那條路上去呢？」小塘說：「賢公是有福分的吉人，自有天祥，包管他走不岔路。」賢人說：「不知路上可有顛險沒有？」小塘說：「一句包了總吧，且走一日少一日顛險。我的話已說盡，把我領出去吧。」於氏聞言到房中取出二百文錢，叫丫鬢遞與小塘，小塘說：「你母子太苦，我如今不受謝禮，等著破鏡重圓再領謝吧。」言罷，拿起明杖，叫丫鬢送出大門，揚長而去。